

论宫本百合子小说创作的伦理选择

A Study on Miyamoto Yuriko's Ethical Choice in Her Novel Writing

金周英 (Jooyoung Kim)

内容摘要：宫本百合子是日本极具代表性的无产阶级女性作家，虽出身资产阶级，却始终追求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因此她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也都是践行自由平等伦理观的理想形象。百合子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她未能做出如小说主人公般如此极致的伦理选择，但这些人物的形象也是她自身的投影。百合子经过不断蜕变，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其实她在处女作中所选择的写作素材，就为她今后的文学方向奠定基础。作中人物始终都能做出坚持忠于本心的伦理选择，其内在动力便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信念。百合子文学理念的实质正是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男女差距，同时也是一种要求打破思想性阶级差异的强力呐喊。正是经历一系列艰难的伦理选择，百合子从一名资产阶级富家女蜕变成坚定的无产阶级作家。从她的这种伦理选择中，我们也可以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宫本百合子；伦理意识；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金周英，文学博士，建国大学亚洲与离散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以及离散与多元文化研究。

Title: A Study on Miyamoto Yuriko's Ethical Choice in Her Novel Writing

Abstract: Miyamoto Yuriko is a female writer representing Japan who wrote for the proletariat class. Although from a bourgeois background, she made an ethical choice to push for the equality of people. Her life as an egalitarian activist is represented in her writing that glorifies the ethical choice of the figures in her works. To be sure,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the author do not exactly translate into those made by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Nonetheless, her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feature protagonists who go through experiences similar to the author's. Her inclination to egalitarian activism is projected in her art. The itinerary of Yuriko becoming a proletarian writer is the subject of her own novels from her debut work to her major works. The principle behind the acts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s is the cause of equality as the motivation of ethical choices. This was the ideal of

Yuriko's literary work that called for levell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male and female, and finally for the abolition of class distinctions. This shows the question of ethical choice through which the writer grows up from a bourgeois to become a writer for the proletariat. And it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that deals with the ethical choice made by a writer while growing up.

Key words: Miyamoto Yuriko; ethical awarenes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 Jooyoung Kim is Deputy-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Asia and Diaspora, Konkuk University (Seoul 143-701, Kore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Japanese literature, Feminism literature, Diaspora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the KU Research Professor Program of Konkuk University. Email: jooyoki@konkuk.ac.kr

日本作家百合子的小说取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她未能做出如小说主人公般如此极致的伦理选择，但这些人物的形象也是她自身的投影。百合子经过不断蜕变，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关于百合子的文学作品，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百合子经历一系列艰难的伦理选择，从一名资产阶级富家女蜕变成无产阶级作家。第二是她以成长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为主题，不断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从伦理实践和伦理选择的角度研究百合子，能为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看，百合子的文学作品鲜明地体现出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等问题^①。面对不同的伦理身份，百合子曾一度陷入苦闷之中。一个是天生的作为特权阶层的资产阶级伦理身份，一个是自己想追求的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伦理身份。这种关于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思考，也成为她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主题。最终，百合子坚定地选择无产阶级作家的伦理身份，即使面对残酷的镇压也坚持不转向，创作出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一、作为动机的伦理选择

学界对宫本百合子的评价从来都是毁誉参半的。先来看一些肯定性的评价。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百合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在残酷的状况下，严格地讲，作为社会主义作家只有她一个人坚持没有转向；甚至还被誉为“唯一的存在”（岩淵宏子 146）。相反，批判者则认为，百合子通过作品所塑造出的自传体主人公形象与其实际生活相背离，具有强烈违和感。例如，出身资产阶级的百合子为实现民主社会理想而奋斗一生的做法虽值得尊敬，但还是无法摆脱“尽享特权阶层生活之人”（渡辺澄子 76）的指责。

虽然存在种种争议，但百合子在文学作品中主张两性平等思想，在女性解放主义研究中备受瞩目，多年来一直被持续研究。这与其他无产阶级作家

作品的命运明显不同。笔者当然也是力赞她女性解放的思想，但同时也在担心，今后百合子的文学是否也会如消失的无产阶级文学般，被淹没在滚滚的时代大潮之中。

阅读百合子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时，读者会认为她在自传体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就是作者本身。其实这与百合子的实际生活环境是十分相背离的。中川成美认为，“百合子以她强烈的追求自我存在的意志，创作值得日本文学铭记之作，在文坛开出美艳的花朵”。她还认为，并不应该单纯地称颂或批判百合子本人，而是应更加关注她的作品。“这种刚强的性格虽是百合子作品魅力之所在，但也成为招致读者种种批判的原因”（中川成美149）。读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是因为在阅读作品时下意识地将作家的实际生活和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相联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百合子是以自己为素材进行的文学创作，才让读者产生这种错误认知。本论文所涉及的几部小说都是百合子的自传体小说，都与她个人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更印证读者心中“作家本人就是作品主人公”的想法。但是笔者认为阅读百合子文学时，应着重把握以下方面。小说家宫本百合子通过她的文学作品，从伦理层面塑造一个崭新的、十分理想的人物形象，读者对这一形象也产生深刻的共鸣。百合子自传体小说中都是理想型的主人公形象，而这些主人公都和她自己的生活经历相似。可以说，这是因伦理身份而产生的不同伦理选择及其衍生问题^②。

百合子自传体小说的创作方法与其坚持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密不可分，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但首先应明确一点，那就是自传体小说是百合子的记忆重组，并不是她所生活的全部的真实世界。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种种伦理选择的矛盾与挣扎，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理想的人物形象来处理这种伦理选择问题。因此为避免混淆，本文将把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称作“百合子”或者“作家”，把作品中的主人公称为其作品中的人名或“作中人物”来加以区分。

下面我们先通过藏原惟人的评论和百合子的亲笔传记（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1981）中的记叙来看一下作家同作中人物的相似之处。宫本百合子是长女，1899年出生于东京，父亲是著名建筑师，母亲出身于知名学者家庭。成长于典型富裕阶层的百合子于1911年进入御茶水女校学习，但她并不满足于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反而沉醉在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之中。

百合子17岁那年，发表处女作《贫穷的人们》，因此被誉为“天才少女作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她虽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却是以贫穷家庭的人群为素材创作这部作品。1918年，19岁的百合子去了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并在那里遇到她的第一任丈夫荒木茂。次年10月，二人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百合

子是理想主义者，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荒木茂是现实主义者。两人性格和理想信念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在 1924 年结束了这段长达 5 年的婚姻生活。二人的离婚是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造成的，也是由于不同的伦理身份导致的。后来，百合子开始以自己的婚姻生活为素材创作作品，于是有了《伸子》。

1927 年（俄罗斯革命爆发 10 年后），她同汤浅芳子一起去了莫斯科。此后三年中，她深入体验社会主义生活，并用 7 个月左右的时间环游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此一来，她发现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47 年百合子发表的作品《道标》就描述了她的思想转变过程。选择社会主义理想，为后来她与另一社会主义运动指导作家——曾长期担任日本共产党党首的宫本显治的婚姻埋下伏笔。至此，百合子确立无产阶级的伦理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也使她更加坚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伦理价值观。

百合子自传体小说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有着不同的出生和成长经历，但这些经历都是以百合子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她人生中三次非常重要的伦理选择也被融入在作品之中。即发表处女作《贫穷的人们》，毅然决然与黄荒木茂结婚，以及接受苏维埃体制并加入共产党。富裕家庭出身的百合子曾在农村祖母家中居住，目睹穷人们的贫困潦倒生活后，选择为穷人们发声，继而创作出处女作《贫穷的人们》。这时的百合子虽还未摆脱天生的资产阶级伦理身份，但她已经开始有要帮助弱势群体的想法。小说人物伸子的登场，则是百合子人生第二次重要的伦理选择的文学体现。主人公伸子努力打破身份阶层差异，追求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她无视贫富差距，选择和自己喜欢的贫困工读生结婚，这充分体现出此作品不轻视穷人的价值取向。但伸子的婚姻最终却走向破裂。因为她穷苦的工读生丈夫回到日本后成为大学教授，却不知何时堕落成伪善的资产阶级。伸子坚持追求自由平等的伦理理想，但丈夫的堕落却让她陷入困境。

《道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是伸子，这个伸子是更为积极革命的明朗形象。这与选择苏维埃社会主义理想的百合子的第三次伦理选择紧紧呼应。《道标》的作中人物为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进行深刻的理论性检讨。这一检讨的前提正是消除阶级差别。有了这种思想认识后，主人公的伦理身份成功蜕变为合格的无产阶级作家。以上是对宫本百合子的人生选择，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作中人物的伦理选择进行的简单分析。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位资产阶级出身的日本社会主义女性作家在其自传体作品中所追求的伦理价值。

二、《贫穷的人们》中的伦理身份与文学伦理观

百合子的处女作中就奠定了她今后文学作品的价值走向。17 岁的少女作家在创作《贫穷的人们》时巧妙地融入人道主义感性写作手法。这是因为百合子受到 19 世纪初日本文坛主力作家流派——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

影响。

岩渊宏子认为百合子的作品“没有像托尔斯泰那般，达到实现将自身的幸福依附于他人的不幸，从而融入的自我谴责的伦理意识的高度”（岩渊宏子 29）。然而，笔者认为，要求一个 17 岁的少女作家的自传性文学人物达到托尔斯泰的伦理高度，未免有些过分。尤其是她认为百合子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主人公“缺少自我反省与否定”（岩渊宏子 30）的观点，笔者更加无法苟同。小说描述身为都市富家女的她去探访乡下祖母时，直面农民衣食不保的残酷现实，因而也导致她对下层民众态度的转变。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一些下地务农的贫苦佃农。主人公小姐跟他们搭讪说。主人公带着善意试图与孩子们搭讪，却出乎意料遭到孩子们冷言冷语的攻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想通过“寒冷”这一感受来打开与孩子们沟通的大门。但事实上，这个形容词却包含着都市的浓烈优越感。因为农村的孩子们过于饥饿，他们无暇关注“寒冷”这一感性的形容词。故而孩子们会发出“哇！”地怪叫和“用不着你操心！”这样的怒骂。面对这样的侮辱，主人公自然而然对孩子们产生轻蔑感，并出现下文的自述。

在收割的时候，毫无怜悯和同情之心，从他们手里抢走一草袋、一草袋的粮食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在那些稍稍见闻过世事、开始懂得大人生活的孩子们的心灵里，一定充满了对双亲的莫大同情，和对富人的猜疑吧！（宫本百合子，《貧しき人々の群》15-16）

以上引文中，百合子对掠夺佃农收获的地主阶层进行抨击，也包含她对自己富裕阶层伦理身份的反省。而这一认识过程是通过自我相对化、认识到差异和改变想法三个阶段完成的。

她能站在佃农家孩子们的立场上，了解到他们眼中自己的形象——富人始终是富裕的，吃穿远远超过他们，有着异样的打扮，是连说话的声调都是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人。这便是自身相对化。不仅是吃的穿的以及异样的打扮反映出贫富的差异，甚至连“说话的声调”之类的语言差异也体现出贫富分化。至此，主人公发现这种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单纯地用怜悯来治疗。虽然“我”对“他们”表现地很亲切，但同时“我”还是无法抛弃富人的自尊心和对他们的蔑视感。

作者让主人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充分理解语言差异中所体现的贫富差距。在遭受到穷苦孩子们的敌对态度后，开始反省自己的伦理身份，不断反省并改变自己的想法。主人公认识到自己和孩子们的差异后，感受到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也理解孩子们对自己的敌对态度。于是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伦理身份，不变改变自己的想法。诚如评论家们所指出的，此作品中穷人和富人的对立过于明显。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 19 世纪早期、且只有 17

岁的少女作家来说,要求她做到不用“我”和“他们”的二分法来进行区分,着实有些过分。在以下引文中,我们可以解到主人公是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

我不认为自己已愚蠢到有意识地表现高傲的程度。不过,自己日久天长成了习惯,一直满不在乎地接受着没有理由的奉承和谄媚,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都是为了生存才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一点上,难道我和他们有什么差别么?(宫本百合子,《貧しき人々の群》17)

作者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富人之所以“物质上没有痛苦地生活”,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压迫剥削着“陷于痛苦、贫困和卑贱之中”的佃农。这是一种伦理补偿意识的回归。于是,主人公少女说自己发誓,要赶紧填起我和他们之间的鸿沟,修起一座的花园。主人公的伦理选择并非完美无缺,仅凭少女一人之力也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她在这个小村庄里目睹极度贫穷和残酷剥削的现实,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后却只能无奈地发现自身力量太过弱小。那些普通的资产阶级女性只会施以廉价的同情,但主人公却对“同情”的伦理价值进行深入思考,并因两个陷入绝境而自杀的农民受到强烈的心灵冲击。

当前,对于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批评,大部分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富裕生活。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虽没有过着贫苦的生活,但都极度追求自由平等。或许百合子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自由平等伦理观的追求,投射到自传体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在她之后的作品中,主人公们都追求选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这就是由于她与生俱有的资产阶级和后天自主选择是无产阶级之间的伦理身份矛盾造成的。

三、平等意识与无产阶级作家的伦理选择

1918年9月,刚发表完处女作的百合子跟随建筑家父亲去纽约。她父亲是去处理公司事务,在纽约呆了三个月就回国。父亲的原意是打算让百合子一直留在纽约。第二年,百合子成为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旁听生。后来,她同研究古代东洋语言的荒木茂相遇,并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结婚,并于当年12月回到日本。刚刚成年的百合子,就大胆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也是其长篇小说《伸子》的素材来源。

这部小说是主人公伸子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百合子以荒木茂为原型,塑造一个叫做佃的男性形象。伸子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作者的自我映射,下面本文将从伦理层面分析,为什么伸子会选择和佃结婚。首先从伦理意识层面来看,百合子认为她与生俱来的这种优越地位是建立在对穷人的压迫之上,面对弱势群体,她会不自觉地展现善意。她对佃就是如此。作品中,佃很早就辞别了母亲,在美国做了15年的工读生,一直过着贫苦孤独的生活。这种

生活经历虽成就他强大的生命力，却也造成他社会价值意识的极度扭曲。

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性认识来看，佃属于弱势群体，伸子属于特权群体。佃穷困万分，社会地位低下。而然，百合子坚持平等的伦理观，主张应平等地看待弱势群体。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作家虽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但却追求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她认为不应该歧视那些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应该视他们为同等的生命。伸子在恋爱期间经常说：“我有了一个信仰。那就是爱可以改变世界”（《伸子》102）。她所说的“爱”并不局限于恋人之间，而是指自己的“信仰”，是因选择平等伦理观而衍生出的信念。

伸子选定住处时煞费苦心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跟着父亲从纽约过来，是她想获得随心所欲地生活机会才赋予的动机。佐々家门中伸子是长女。强势的母亲暗自希望女儿各方面都能够按照自己理想发展，对作为小康之家女儿的伸子所要追求的人生无法容忍，并实施了压制。这样的话，伸子连自己想要的状态的一半都达不到。真正的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这样的意识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困扰着她。（宫本百合子，《伸子》41）

刚满19周的富家小姐，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决定要跟家族决裂。“小康之家的女儿”，这是当时对日本天皇家族和贵族等上流社会小姐的称呼，现在可以理解为相当富裕的人家的女儿。但伸子却不喜欢这种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生活，她甚至认为“真正的自己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小说中佃首次亮相时，并没有对他的面部长相和外形做具体的描述，而是重点关注他的为人处世风格和性格。从一开始，佃的形象就没有明朗健康过。卑微的出身，低下的社会身份，都造就他那晦暗的奇怪性格。也就是说，小说中塑造的佃就是一个身份低微、完全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贫苦工读生形象。而伸子却是一种怀抱着远大理想、努力去理解体谅佃的正能量形象。

后来，伸子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和佃在美国举办婚礼。由于自由平等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她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然而，伸子理想中的相互弥补差距、彼此平等的伦理观最终却没能实现。小说中所叙述的离婚原因，也被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是因为那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已被摧毁。也就是说，伸子没有遵从她作为佃的妻子的家庭伦理身份，而是明确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伦理身份。

从家庭制度层面来看，百合子提出离婚是她一个伦理选择。同样的，当初能够忍受与丈夫的失败婚姻也是她的一个选择。百合子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不为强权所改变。这一点从她去苏联体验生活，并加入日本共产党等选择中可明显体现出来。

从1927年开始，百合子正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30年一回国，她就

加入日本社会主义作家同盟。一年后，加入当时所谓的非合法政党——日本共产党。在那里，她结识小自己九岁的宫本显治。1932年，百合子再次步入婚姻殿堂。从她的文学价值取向来看，接受苏维埃体制、加入共产党以及与显治结婚，都是一连串伦理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百合子想脱离资产阶级身份的伦理选择与苏维埃社会主义理想产生深刻共鸣，这也成为她走上左翼作家之路的契机。

虽然第一段婚姻因与荒木茂产生政治分歧而失败，但第二段婚姻中百合子与显治有着共同的理想，两人在人生道路上一直相互扶持。百合子在处女作中确立的理想主义伦理观一直贯穿在她的生活之中。她之所以勇敢选择第二次婚姻，是因为接受苏维埃思想，对“社会”和“女性”有更深刻的伦理思考。正如下列引文，百合子以苏维埃体制为素材，将对女性的认识融入《道标》之中。

伸子所处的日本社会，女性无论具备如何出色的资质，结果都无法得到认可。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妻子、母亲、祖母以社会契约使社会保护得以实现，每每想到这些，都会让百合子十分感动。以此来鼓舞着同样也是女性的自己，从中获得创作的活力。（宫本百合子，《道标》243-244）

在百合子的文学中，美国和苏联都成为她选择配偶的契机空间。小说《伸子》的背景是美国，主人公的名字是伸子。从苏维埃视角来对日本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小说——《道标》，其主人公的名字也是伸子。然而，两个伸子却因美国和苏联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正是由于对苏维埃理想的坚定信念，百合子才有不断的前进动力。现在苏联早已解体，变成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因此有很多声音都批评百合子对苏维埃的称颂^①。是她作品中主人公的伦理选择是与百合子对苏维埃的无限憧憬紧密相关的。

目前对于百合子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作家富裕的生活环境，还有作中人物始终坚持信念的过于理想主义的完美形象。作中人物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伦理选择，勇敢面对一切困难与挫折，她们都在与生俱来的伦理身份与无产阶级的伦理身份中做出忠于本心的选择。出身富裕阶层的少女，因目睹穷人们痛苦呻吟的现实而对自身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身份进行深刻反省，并一生致力于填补贫富之间的鸿沟。百合子文学理念的实质正是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男女差距，同时也是一种要求打破思想性阶级差异的强力呐喊。

【Notes】

①本稿所用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概念基于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附录二“文

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解释”。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聂珍钊提倡文学作品通过进行伦理选择来解决伦理身份的问题。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63。

③本段文本宫本百合子认为正好是适用于“作为无法洞察斯大林体制苏维埃实际情况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作家，[……]受到了种种的批判。”参见<《道标》と女ふたり旅>，《国文学解釈と鑑賞》899(79-4)（東京：至文堂，2006年）166。

【Works Cited】

岩淵宏子 北田幸恵 沼沢和子編：《宮本百合子の時空》。東京：翰林書房，2001年。

[Iwabuchi Hiroko, Kitada Sachie, and Numazawa Kazuko, eds. *Space-time of Yuriko Miyamoto*. Tokyo: Kanrinshobo, 2001.]

岩淵宏子：《宮本百合子——家族、政治、そしてフェミニズム》。東京：翰林書房，1996年。

[Iwabuchi Hiroko. *Yuriko Miyamoto—Family, Politics and Feminism*. Tokyo: Kanrinshobo, 1996.]

宮本百合子：《貧しき人々の群》，《宮本百合子全集》第1巻。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

[Miyamoto Yuriko. *A Group of Poor Peop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Miyamoto Yuriko*. Vol.1. Tokyo: Shinnihonshuppansha, 1979.]

——：《伸子》，《宮本百合子全集》第3巻。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

[---. *Nobuko. The Complete Works of Miyamoto Yuriko*. Vol. 3. Tokyo: Shinnihonshuppansha, 1979.]

——：《道标》，《宮本百合子全集》第7巻。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年。

[---. *Signpost. The Complete Works of Miyamoto Yuriko*. Vol. 7. Tokyo: Shinnihonshuppansha, 1979.]

中川成美：“もう一つの庭”，《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71-74。東京：至文堂，2006年。

[Nakagawa Sigemi. “Another Garden.” *Japa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eciation* 71-74. Tokyo: Shibundo, 2006.]

澤田章子：“《伸子》の情熱と知性”，《いまに生きる宮本百合子》。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0年。

[Sawada Akiko. “Passion and Intelligence of Nobuko.” *Miyamoto Yuriko Live in Now*. Tokyo: Shinnihonshuppansha, 2000.]

渡辺澄子：“百合子と反戦・平和”，《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1-74。東京：至文堂，2006年。

[Watanabe Sumiko. “Yuriko and the Anti-war and Peace.” *Japa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eciation* 71-74. Tokyo: Shibundo, 2006.]

责任编辑：张连桥